

王 静 / 著

人与自然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

Man and Nature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Literature i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 静 / 著

人与自然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

Man and Nature

the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Literature i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与自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 /
王静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5

ISBN 978 - 7 - 5004 - 9690 - 8

I. ①人…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少数民族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7.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861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 96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28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引言	(1)
第一节 生态时代与人的精神危机	(5)
第二节 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	(9)
第三节 中国生态文学的创作与研究	(13)
第四节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生态写作及其研究 价值	(21)
第一章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创作的源头：少数民族 民间文化的生态表现及对作家的引导意义	(25)
第一节 产生不同民族民间文化的自然生态背景	(25)
第二节 民间文学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智慧	(41)
第三节 民间文学对当代作家生态写作的引导 意义	(57)
第二章 民族作家生态观的形成及当代民族文学中人与 自然关系的进程	(71)
第一节 作家生态观形成的主要因素	(71)
第二节 当代民族文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 进程	(92)

第三章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生态思想表现	(115)
第一节 人与自然的生态冲突：生存还是占有	(115)
第二节 寻找失落的文明——寻根的路还在继续	(136)
第三节 生态文明的归宿：讴歌和谐	(163)
第四章 少数民族生态文学艺术论	(171)
第一节 生态主题的发现与拓展	(171)
第二节 生态世界中的群像描绘	(187)
第三节 生态文学的语言探索	(203)
第四节 从文字到影像：以《黑骏马》为例	(209)
结语 对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的总体评价	(227)
第一节 民族作家生态写作对当代文学的贡献	(227)
第二节 民族生态文学的不足	(237)
第三节 作家回归自然对当代文学的意义	(243)
参考文献	(246)
附表	(263)
后记	(269)

绪 论

引 言

绝对的禁区！威严、神秘。
顿时叫人颤抖不止……
每一次我都是不寒而栗，
而且至今也不知道：
究竟是禁区如此接待我，
还是我衰弱的神经出了问题。
……^①

以上诗句出自苏联作家阿·斯特鲁加茨基和鲍·斯特鲁加茨基兄弟 1972 年发表的科幻小说《路边野餐》，它神秘地预示了 14 年后发生在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2006 年探索频道制作了纪录片《抢救切尔诺贝利》（Battle of Chernobyl），使 20 年前许多秘密的、惊心动魄的画面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核灾难的威力之大、死亡人数之多令人不寒而栗，惨剧真相再次震惊了世界。

切尔诺贝利本是乌克兰的一个美丽小镇，到处都是茂密的草

^① [苏] 尤里·谢尔巴克：《切尔诺贝利核爆炸》，陈淑贤等译，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 页。

丛，生长着苹果树、樱桃树等，是树的海洋。它所属的城市普里皮亚季市有一条河流，连接着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波列西耶，最后汇入第聂伯河。1986年4月26日凌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反应炉爆炸，火花从裂开的缺口喷溅，携带溶解的辐射粒子喷向几千公尺的高空，源源不断地向方圆几百公尺释放铀与石墨，云层随着风向，迅速飘移到北欧、西欧。放射性铯137与碘131在法国南部与科西嘉岛倾盆而下，农作物与牧草遭到严重污染。在反应炉的底部，还有195吨的核燃料在燃烧；与此同时，威力堪比广岛原子弹100倍的第二次爆炸正在酝酿。普里皮亚季4万3千名居民在高污染的环境里暴露多天，不但没有被当局告知事故的危害，反而还被鼓励参加五月节庆典。当局只在《真理报》的一方角落里轻描淡写了这次事故；乌克兰第一书记雪比斯基偕同家人与孙子参加庆典，消去了人们的顾虑。在列宁巨幅画像的下面，人们盛装聚会，手捧鲜花，头戴花环，在手风琴的伴奏下热烈欢呼，对测量时早已破表的高辐射浑然不知，俨然在赴一场恐怖的死亡约会。然而之后雪比斯基自杀身亡，关于1986年五月节的所有画面都从乌克兰国家档案中消失，核灾难的恐怖阴影这才浮出水面。灾后18天，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向全世界公开事故真相，承认核能脱离了人类掌控，而这时，已有无数的飞行员、消防员、居民在灭火与封反应炉的战斗中被高辐射夺走生命；还有更多的人接收的辐射会在随后的时间里穿透他们的身体，慢慢灼伤、侵蚀他们的肉体与灵魂。人体每年最多可以吸收2伦琴的射线，才能致使生命不受影响，而事故第一天，当地居民就吸收了超过此值50倍的辐射，只消几天他们就将不复存在。居民们成为原子难民，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被通知收拾东西，然后含泪抛家，被迫弃城。一夜之间，美丽的普里皮亚季成了一座空旷而没有生命的死城。爆炸发生后7个月，1万名矿工、10万名官兵、医护人员、科学家以及40万居民在高辐射的环境下日夜作战，在整个废墟上面覆盖了一座巨大的石棺，切尔

诺贝利核事故现场才被“清理完毕”，——而那只不过是暂缓之计，石棺的寿命只有 30 年。如今 20 年过去了，从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乌克兰却没有财力来修建新的石棺。这里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世界上最大的坟墓——然而切尔诺贝利废墟下的冷却岩浆依然威胁着未来，里面还有 100 公斤的铈和其他放射性燃料，而只需百万分之一公克的铈就会致人死命，里面的含量足以害死上亿的人。



探索频道纪录片《抢救切尔诺贝利》截屏

这场原子灾难的事故原因与苏联庞大臃肿、官僚腐败的政治体制弊端密切相关。在那里，裙带关系盛行，“局外人”根本无法立足，而领导者只应付上面检查，不负责任、敷衍塞责，管理上漏洞百出。这一事故预示着五年后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溃败解体。然而惨相并没有让人们吸取教训，两年后，苏联科学家尤里·谢尔巴克在《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一书中写道：“……这并不引起人们特殊的激动不安，乌克兰的许多工厂今天仍继续冒着浓烟，许多化学企业和冶金企业仍在继续污染第聂伯

河流域。与事故相关的新的因素还存在……”^①

其实在苏联的核历史上，类似的灾难还不止这一次，早在1957年，车里亚宾斯克附近的玛雅卡的工厂就发生过一场核灾难，但消息被官方封锁，直到1992年才被承认。1979年，闻名世界的苏联电影大师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拍摄的电影《潜行者》(Stalker)就将这次灾难的废墟作为背景，营造了一个神秘而恐惧的“区”(the zone)，将人类祈求的梦想、潜行的困境、心灵的自我启示与发现，通过高度象征的艺术手段渗透在一起，惊人地预告了切尔诺贝利的死亡，以至于在切尔诺贝利核难发生后，看守废墟的人们管自己叫做“潜行者”，而把这废弃的地方叫做“区”。玛雅卡核灾难、小说《路边野餐》、电影《潜行者》、切尔诺贝利灾难、苏联解体，这些历史事件在冥冥中发生着神秘的关联。

进入20世纪以来，环境与人类生存的关系越来越被关注而形成世界性的经济话题或政治话题。2007年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发布报告，将环境因素引入国际贸易，提出了“生态透支问题”，认为2007年10月9日陷入“生态透支”，即“人类对地球资源的需求和耗费大于地球所能承担的供应量”。^②2009年10月，朝鲜重返六方会谈后，中朝就朝鲜半岛无核做进一步的谈判，也是基于对人类生命健康发展的努力结果。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中，经济发展步速增快，期间伴随着很多生态环境问题，比如有的大型工程存在生态隐患，许多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的增长，以此当做“政绩”，有的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任务”^③，在实现全面建设小

① [苏] 尤里·谢尔巴克：《切尔诺贝利核爆炸》，陈淑贤等译，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页。

② 乔新生：《发达国家应该支付生态税》，《环球时报》，来源于 <http://www.huanqiu.com/www/69/2007-11/16826.html>。

③ 陈学明：《生态文明论》，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写进党的重要文件，这是国家具有战略性的改革策略的体现。从过去只重发展经济到兼顾生态效益，从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举措，到绿色奥运的国家实力展示，中国对环境与生态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然而按照当今西方世界的定性思维，依然有双重或多重的标准来看待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从替代发展中国家思考到替代他们选择，从政治与经济的话语霸权到文化霸权，西方生态帝国主义依然盛行，因此，多方位对中国生态环境与生态价值伦理的研究就显得异常必要。

第一节 生态时代与人的精神危机

1866 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首次提出 Oecologie（词语 ecology 即由此发展而来）这一术语，生态学的概念逐渐被用于自然科学领域。根据海克尔的界定，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科学”，它力求破译动物、植物等生命系统与环境关系的密码。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美国科学家瑞切尔·卡森（又译 R. 卡逊）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生态学才被运用于人的研究。《寂静的春天》（1962 年）普遍被认为是现代生态世界的标志性作品，意味着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作者强调了生态环境中人的重要作用。人们在广泛而不当地使用杀虫剂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打破自然的平衡，威胁到动物、植物的生命，肝炎、肺气肿、癌症及新的病因也在不断增加。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越来越多地对环境施加影响，从而打破了自然界的生物链关系。瑞切尔·卡森的时代，人们对环境保护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在她强烈谴责化学商家为了商业利益而不加考虑地任意推广产品时，她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和攻击，而她终身未婚，最后死于癌症，成为一个孤独而悲壮的生态斗士。然而，瑞

切尔·卡森的价值越来越广泛地得到世界的承认，在她去世的讣告里，《纽约时报》称她为“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妇女之一”，她的支持者和崇拜者称“《寂静的春天》的成就之一是使真正关心地球的人们看到了希望，我们经过努力后可能获得‘继承’地球的机会。平易近人的人写出的作品对公共事务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是很了不起的，它给世界各地的资源保护者们发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①。在此之前，人们对生态的关注仅限于土壤、森林、水的管理及野生动物保护；《寂静的春天》中文译本“前言”说，这本书“从环境污染的新角度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古老的生态学的兴趣”，“通过对污染物迁移、变化的描写，阐述了天空、海洋、河流、土壤、动物、植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联系，初步向人们揭示了近代污染对生态影响的深度和广度”^②。自此，这门注重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生物系统整体关系的科学，为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搭起了一座桥梁，被当做是终极的科学。在现代社会技术文明和信息文明的背景下，生态学所提出的“有生命物体是整个系统一个部分”的生命生存价值观，为我们重新认识自身与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新的契机。生态意识与人类发展的密切关系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各个领域，所以有生态研究者断言，对过去的 20 世纪来说是一个物理学时代的结束，而对刚刚启幕的 21 世纪来说则是一个生态学唱主角的时代。“生态学是理解自然的通俗模式”^③，在生态文明的关照下，人不再站在自然的对立面，而更加看重与自然的平等交流、协同进化与持续发展。

① [美] 罗伯特·宾厄姆·唐斯：《塑造文明和心灵的巨人及其思想》，王宏方译，华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32 页。

② [美] R. 卡逊（瑞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③ 威廉姆·霍瓦斯：《生态批评的某些原则》，宋丽丽译，转引自文化研究网 <http://www.culstudies.com>。

生态学研究从另一个角度唤起了新一轮的对人类精神危机的关注。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人类对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使用火到学会耕作,人类在漫长的农业文明的滋养下不断进化成长的过程中,这些活动成为人类有目的地改变生态系统的开始。近代社会的工业革命后,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使工业化进程越来越快,技术进步走上了永远无法停息的加速之旅,“从滚木到轮子花了几万年,从轮子到火车花了几千年,从火车到飞船只花了一百年,近二百年的技术发展超过过去二千年,近四十年的技术发明又超过过去二百年……”^①生态学者认为,“整个环境性质的变化都源于人所导致的植被改变”^②。人类的火烧、放牧和砍伐影响了植被的生存环境、生长范围和数量;对土壤的改造引起了气候和地貌的变化,还改变了某些天然水体的质与量;人类的重大农业改革意味着多种生物的范围缩小或消失。许多动物依赖人而繁殖和生存,人的“存在”导致动物分布的减少,人类的污染使它们的生活受到威胁。而另外,人对环境的影响和对竞争的限制也使一些品种的增加大受其惠;人类的生活环境和诸如饲养之类的经济活动对鸟类及其他昆虫类数量和多样性增加方面,有的具有益处,而有的则泛滥成灾。人类为了生存,进行人工灌溉,对原材料进行改造,优化与更新了土壤,并学会控制气候和风向,但人类对土壤的改造带来了一系列的恶劣影响,如,土壤含盐量的增加和扩展殃及植被;砍伐森林带造成土壤变硬,加速了水土流失和灰壤化、酸化;燃烧及城市建筑等引起了土壤侵蚀与退化。人类的活动还影响着江河和大气,人们控制江河渠道、修建大坝与水库,在改良农业、发电、提供水源等的同时,也带来江河下沉、地震威胁、田地营

① [英] 陈承德:《关于技术文明的终结——其自我毁灭的数学和哲学》,《港台文学选刊》1999年第6期。

② [英] 古迪(A. Goudie):《人类影响——在环境变化中人的作用》,郑锡荣等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养物减少和河床侵蚀，等等。人类活动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至于人类与物种多样性丧失的关系，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1995年《全球多样性评估》的报告中也可窥一斑：“世界上共有1300万—1400万个物种。物种正以骇人的速度失去多样性，有花植物和脊椎动物正以高出自然平均速度50—100倍的速度消失；在已经编目的物种中，至少有5400种动物和4000种植物面临危险。今后25年在热带森林中，物种可能以高出自然速度1000倍至10000倍的速度消失。即使一些濒危物种能够活下来，其种群内可遗传差异也将消失。……”^①

尽管引起环境变化的事件还不能完全断定都是人类的责任，但至少在20世纪这个人类物质文明最为发达的时代，全球人口急剧膨胀，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导致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及生态失衡，这些由于人类的疏忽、无意识或有目的的行为对自然的破坏却是不争的事实。生态系统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生态系统的失衡一方面与人类的精神危机关系密切。然而另一方面，人类也可以使生态系统进入协同进化、和谐发展的新天地。因此唤起人类对认识自然世界的自觉是当务之急。生态文学与批评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担当了重任，20世纪90年代，文艺批评家鲁枢元等学者将生态学引入文学艺术领域，剖析了自然环境危机下的人类精神不断失落的现实，提出了重建自然与心灵乌托邦的精神生态问题，为我国生态时代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新的价值参照体系。

文学是作家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发出声音、体现其精神思考与选择的艺术形式。在有生态意识的作家看来，人类应该意识到改变恶性掠夺自然的重要性，尽管有些被毁坏的自然已经不可能再恢复，但仍有自然形态具有可逆转的变化；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

^① 武颢文：《生命过程——宇宙、生命、人类、环境》，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

系应该被期待改善。从 20 世纪西方社会对环境改变的态度可以看出,提倡人与自然在和谐中共生共荣的生态伦理逐渐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阿斯巴(Ashby)所说,“健康环境的道德基础正在发展”^①。生态文学的产生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

第二节 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

作为 20 世纪西方生态思潮重要分支的生态学,它并非是生态环境与文学的单纯拼接,而是从生态系统整体观出发,站在自然和生态的立场,描述生命构成的纷繁网络,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或紧张关系,探索人类文化及社会发展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积极寻找在这个网络中人的位置及精神存在价值,注重挖掘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试图从人的批判及现代文明的批判等方面寻求解决途径。生态文学并非仅仅是一类写作题材,它所描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扩展了文学仅仅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范畴,丰富了“文学就是人学”这一概念的内涵。生态写作对当今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关注远远超出其他的文学写作,它所折射出的人类意识、地球意义及文化意义体现了文学的终极追求。

西方文化史中拥有丰富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思想,从神话和民间口头文学发达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艺术繁荣的文艺复兴时代,虽然西方文明史确立了人的崇高价值和在自然界中的主导地位,但在此过程中仍涌现出了许多可贵的生态思想:如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提出的“人生的目的就在于与自然和谐相处”^②;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倡导尊重所有生命,动物也具有生

① [英] 安德鲁·古迪(A. Goudie):《人类影响——在环境变化中人的作用》,郑锡荣等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0 页。

②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 页。

命的尊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切萨皮尔诺的“最渺小的生物也有自己的神圣的价值”；人文学者特莱西奥、达·芬奇等都对人类粗暴践踏大自然的行径进行了抨击。在生态思想勃发的18、19世纪，诺瓦利斯把自然看成是“心灵的另一所在”，抵触、批判与自然为敌的工业文明；梭罗宣称人类应当崇拜自然，只有拯救自然才能拯救人类自己。作家、哲学家、思想家、生物学家等纷纷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现状，从文学、文化、哲学、宗教、科学等方面进行深刻的反思，重新审视人的位置和生存价值。叔本华强调人对自然的伦理道德；尼采认为人“根本不是万物之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上”，至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分析得更为深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① 瑞典植物学家林奈（1707—1778）提出“自然共同体”和自然秩序的学说，他把人类归入动物王国^②，把自然分为动物、植物、矿物等三界^③，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为植物建立严整分类体系的学者。林奈学派的科学家还提出了“生物链”（chainofbeing）这一著名术语。

西方文学史上涌现了大量的生态作品，如意大利作家康帕内拉《太阳城》、英国诗人斯宾塞《仙后》、弥尔顿《失乐园》、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卢梭的著作、华兹华斯的诗歌、梭罗的《缅因森林》及《瓦尔登湖》等。在现代思潮迭起的20世纪的主要生态文学作品有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瑞切爾·卡森

①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8页。

② [英] A. C. 哈登：《人类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③ 彭奕欣：《生命科学群英谱》，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寂静的春天》、《海风下》，杰伊·W. 福莱斯特《世界原动力》，利奥波德《沙乡年鉴》，艾特玛托夫《白轮船》、《死刑台》，阿斯塔菲耶夫《鱼王》，莫厄特《与狼共度》（又译《在狼群中》）等。这里的每一部作品都出自作者“日积月累、久经磨炼的生态意识与良心”^①。其中有些作品是当代生态史中划时代的重要作品，如1962年《寂静的春天》，正因为它的出版才使得次年“联合国自然保护年”的行动得以实施；《世界原动力》的问世导致了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的诞生，并使得人们从环境恶化与资源短缺的生存现实中惊醒过来，意识到技术增长的危险。

旨在研究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生态批评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活跃于90年代，它的兴起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对人的文化观念的冲击。西方学者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如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Donald Worster）明确指出，生态危机的根结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出了问题。只有真正地理解人类文化对自然的影响，才可能拯救人类自身。由此可以看出生态批评旨在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它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②。西方的生态批评最早是由美国学者从生态学角度对古希腊戏剧、但丁、莎士比亚等作品的研究开始起步的，如1972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密克尔（Joseph W. 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一文中首次提出“文学生态学”，将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几年之后，文学与生态的

① [美] 威廉姆·鲁艾克特：《文学与生态：一个生态批评的实验》，宋丽丽译，见：文化研究网 <http://www.culstudies.com/plus/view.php?aid=2972>。

②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关系研究渐渐被广泛关注，1978年，学者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中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相结合，强调批评家要有生态学视野，“生态批评”的概念被正式引用。80年代中期，生态批评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大学课堂，他们开始大量地介绍18世纪以来欧美关于自然的文学作品及生态文学名篇佳作。90年代后，英国学者也加入了生态批评的研究阵营。随着1992年ASLE（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国际性生态文学研究学术组织成立，他们的创作宗旨将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密切地推进，也使得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更多元化，得到了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更大响应，一批专著得以出版，主要有克洛伯尔的《生态的文学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1994），对生态批评的特征、产生原因、生态精神及其未来等问题进行论述；Cheryll Glotfelty 和 Harold Fromm 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1996），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等概念；同年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出版，列举介绍了1995年以前重要的生态批评专著及论文。1998年英国也有了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书写环境：生态批评和文学》问世。另外，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 Anderson）等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汇总了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的生态作品，涉及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为生态批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料。

21世纪以来生态文学研究发展更为迅猛，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在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召开，有更多的生态批评专著和探索丛书出版，如乔纳森·贝特（利物浦大学教授）的《大地之